

谭谈文集

长篇小说卷

美
仙
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谭谈文集

长篇小说卷

美仙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谭谈文集·长篇小说卷/谭谈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5404-3770-7

I. 谭... II. 谭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8567 号

谭谈文集·长篇小说卷

美仙湾

谭谈 著

责任编辑:弘 征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址: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1/32 印张:150

字数:350000 印数:1—3500

ISBN7-5404-3770-7/I·2295

全套 12 本 定价:369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谭谈

一九四四年生，湖南涟源人。有五百余万字、数十种著作行世。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。曾主编毛泽东文学院、创建作家爱心书屋、主编大型丛书《文艺湘军百家文库》、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。先后出席中共第十三次、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五届、第六届侯补委员、委员、中共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。现任湖南省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长篇小说四卷

风雨山中路

山野情

美仙湾

桥

中、短篇小说二卷

山道弯弯

小路遥遥

散文二卷

赶考记·落选

女编辑之死

报告文学卷

大山的倾诉

序、跋文卷

人生风景

人物特写卷

今生有缘

长篇自述卷

人生路弯弯

谭谈
文集

责任编辑：弘征

美术编辑：喻芳

小时候，总觉得人生的路很长很长，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。

一眨眼，便进入老年了。这时候常叹『人生苦短』，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快？

今年，我六十又二，人生已进入尾声了。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番梳理，一番总结了。我的人生是与文学结缘的。总结自己的人生，也就是总结自己的文学。于是，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几位挚友的鼎力帮助下，便有了这套『卷本的文集』。我四十多年创作的主要作品，都汇集在这里了。

我曾经说过，文学是一条河，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，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去。这条河，受惠于一代一代人，一代一代人又为这条河添进新的水珠。也许，我努力终生，也不能为这条奔腾的大河添上一滴小小的水珠。然而，我奋斗过。

谭谈

目 录

1	引 子
	那里,有一个美仙湾
5	第一章
	苦命的小妹妹
77	第二章
	罪 过
155	第三章
	不该迟到的爱情
217	第四章
	回归雁
282	第五章
	大 姐

那里，有一个美仙湾

黎明。

二仙湾，这座依山傍水的古老的小镇，笼罩在一片蓬勃向上的、乳白色的雾帐里，透出一种古朴的、朦胧的美来。

水雾是从镇子前面的河面上升腾起来的。河面宽阔而平静，涟漪叠叠，显得那样文静，那样秀美。这文静、秀美之中，似乎还透露出几分含羞之色。时令已是深秋，天气该凉了。然而，这流动的满江清水，却升起腾腾热气，就像有某一位神力无比的巨人，在河底烧着熊熊大火似的，把满江流水都煮熟了。这一蓬蓬热气从河面上溢出，漫向两岸。顿时，田野、山间，像受了它的感染似的，也升腾起轻纱似的雾气。一团团、一缕缕的水纱，编织成了一床大雾帐，罩住了山，罩住了水，罩住了村落、小镇，也罩住了沿河那些机声隆隆的工厂和推土机奔跑、提升机歌唱的建筑工地。

墨黑的瓦，灰色的墙壁，棕黄棕黄的木头廊柱，溜光溜光

的麻石板铺就的街面，组成了这个小镇。新近两年，这座古老的小镇，不甘心自己这样衰败下去，在靠下游的河岸旁，建起了一条新街，立起了七、八上十幢五层、六层的高楼。一个个阳台上，还摆满了花花草草，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时髦样子，使这座濒于衰亡的小镇，显得有几分生气，有几分年轻了。年轻的新街，衬托出小镇的古老；小镇的古老，更加使新街显得年轻、时髦、洋溢着现代化气息。

雾团涌动着。小镇在雾涛中时隐时现。看去是那样朦胧和迷离。好像整座镇子，被这无穷无尽的雾涛托起来了，升到了高天，成了天庭中的仙女天神们游玩的一处新的妙地……

唯有大河两岸的四座山峰，则昂头耸立在这雾海之上。并列于南岸的三座山，每一座都像一个回首观望的、害羞的少女。传说，好多好多年以前，这个绵延三十里长的大河湾里，水，特别的清，清得能望见十多尺深的江底的鹅卵石；山，出奇的秀，秀得使美丽的小鹿都害羞。天宫里三位仙姑，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，常常下到这里来游泳、洗澡。有一回，正当仙姑们脱光衣服，一丝不挂地扑入河中嬉耍的时候，被对面那座山头上三个砍柴的小伙子窥见了。仙姑们羞得掉头就跑，躲进山中，分别从三个山头上飞起来，回天宫去了。上天前，她们都脸带微笑，眼含羞色，悄然回首，久久观望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人。不用说，她们是留恋凡间，留恋这个秀美的地方，是不是也留恋凡间那几个偷看她们洗澡的英俊魁梧的小伙子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现今，你站在北岸看南岸的三座山峰，恰像三个脸带羞色回首观望的美女的形象。于是，这三座山峰有了这样的名字：大仙寨、二仙寨、三仙寨。三个寨子又统称仙女寨。而北岸的山峰，则被人们唤做观仙垭了。

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这个三十华里长的大河湾上，每座仙

寨的对岸，出现了一个村镇，依次取名为：大仙湾、二仙湾、三仙湾。而整个大河湾，则名美仙湾。最早在这里安家落户、建起院落的，是不是当年的三位观仙郎呢？人们没有去认真考究。

村镇前面的这条河，印在地图上的名字，叫资江。那是官名、总名、大名。那么，民间的名字呢？它的小名、乳名呢？这方圆百余里地方的人们，把这三座小镇坐落的这段河道，冠名为仙湾大河。好远好远的山冲里，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老信子，一听到讲“仙湾大河”，讲“大仙湾”，就会连呼“好地方！好地方！”还是在他们“嘴巴无毛”的时候，还是在“伪政府”手里的时候，他们曾到这里挑过脚，放过毛板船，留下过极深的印象。

历史，能使一个人沉沦，也能使一个人崛起；能使一个地方衰落，也能使一个地方兴旺。打这里往上去十里路，有一个村落，那就是大仙湾。半个世纪以前，她是名副其实的大仙湾，是这一带山乡、小镇的物资集散地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。一条小河，从这里汇入仙湾大河。各种各样的铺面，米庄、煤庄、布庄，排列在这双河口，好不热闹。这方圆四乡八寨出产的木材、煤炭、生铁、纸张，从这里装船外运，益阳运来的谷米、宝庆运来的麦子，也在这里上岸，再靠人的肩膀，运到附近四、五十里外的山镇、小城。当年，在汉口那样的大口岸上，大仙湾的名字，也是很响的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大仙湾开始冷落，二仙湾却开始发展起来。到解放前夕，二仙湾达到了鼎盛时期。那时，这里的河面上，拥挤着大大小小的木船。运煤的、装铁的、运纸的，五花八门。一副副扎得严严实实的木排，整齐地排列在江面上，使这数百米宽的河面，成了一座水上城。一旦河里涨大水，那装七、八十吨煤炭的大毛板

船，就往下游放了。闯过七十二座滩，冲过一百九十四道湾，便到达益阳了。然而，这每一座滩，每一道湾，都是一个关呵！许许多多的不幸，就在这滩上、湾上发生。多少善良、勤劳的船工，就葬身在这无情的洪流中。倘若哪位老板放十只毛板船下汉口，有三只到达目的地，就会赚钱，有四、五只到达，就会赚大钱。这，吸引着许多冒险家到这里来闯荡。如今三十多年过去，二仙湾也将像大仙湾一样，被历史无情地抛到一边了。

解放以后，铁路进山了，公路进山了。这里的许多物资，用火车、汽车来运了。一座座大型工厂，看上了这个美丽的地方，建到这里来了。用当代人的眼光看，似乎三仙湾比二仙湾更理想。许多现代化的大型建筑，在三仙湾的土地上耸立起来。一座工业新城，在这里崛起。二仙湾成了她管辖的一个小镇，大仙湾则是她郊区的一个村落了。“小妹妹”把“大姐姐”、“二姐姐”统管起来。

日日夜夜，仙湾大河哗哗翻卷，奔腾向前。她像是一条长长的历史录相带。录下了镇的风采，人的风采；录下了沉沦的村镇，崛起的新城。

呵，崛起，沉沦，沉沦，崛起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历史吗？从青年走向老年，又在老年焕发青春，这不就是我们的世界吗？

在美仙湾——这块历经青年和老年、沉沦和崛起的土地上——有着多少风和雨的记载，有着多少悲和喜的故事呵！

第一章

苦命的小妹妹

一

天色渐渐地亮了，而雾气儿却更浓了。浓浓的雾团中，山更朦胧，水更朦胧，小镇更朦胧。整个世界从夜色里走出来，又沉入到水雾的海洋里了。

小镇醒了，小镇上的男男女女也从睡梦中醒了，像往常的早晨一样，人们该忙什么便忙开什么了。下河挑水的，到河边洗菜、洗衣的，打开新近开张的小店店门迎客的，撬开封了一夜的煤火，准备烧开水下馄饨、下面条、煮米粉做生意的，开锅炸油条、油饼的，挑着水豆腐担子，满街叫卖的……浓浓的雾气里，穿动着人们忙碌的身影。

如今，二仙湾最热闹的地方，不是当年戏班子唱戏的戏台子前面，也不是当年装毛板船的大码头、二码头，而是这轮渡

码头。清早，这里就摆满了各种摊子，有卖本地产的橘子、外地贩运来的苹果、鸭梨等水果的，有卖一节节削了皮的甘蔗的，有卖用炉火烤得黄黄的、软软的烤红薯的，有卖香喷喷的葱油粑粑的，还有卖妙得又脆又香的葵花子、落花生的……每当一辆汽车开到这里候船过河的时候，小摊子上就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叫卖声。尤其是当一辆客车开到这里的时候，坐车的旅客多，摆摊的人们就用盘子托着、用篮子提着自己的东西，围上去抢生意了。

在这一带跑熟了的司机们，尤其是那些后生子司机，车开到这里，一停下，就从驾驶室里跳下来，叫喊着跑向一个烤红薯摊子前：

“婉嫂嫂，来一个，大的！软的！香的！”

“好的。”

一声蜜蜜甜的话语出口，跟着一张秀美的笑脸迎向跑来的司机。这是一个三十五、六岁的年轻女子。她个儿不高，身架不大，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美感。那一张略长的脸，那一个高高的鼻梁，那小而清亮的眼睛，那淡淡的左眉毛里藏着的浓黑的痣，无处不生发出一种女性的魅力来，使异性们着迷。

“你自己挑。”

婉嫂嫂指着放在火坛铁盖上热着的一堆刚烤出来的红薯，迎着来客说。这红薯烤得真够水平，一个个黄油油的，许多地方还冒出棕黄棕黄的糖浆来。软软的，全熟透了，却连一点皮也没有烤焦，真是恰到好处。远远地就能闻到它那诱人的香气，令人口内生津流液。

“哪一个好呢？”

这位壮壮实实的司机，跑到婉嫂嫂的跟前，不动手选红

薯，也不用眼选红薯，却发了呆似地看着婉嫂嫂，看着这个年轻女子那秀美、端庄的脸。

“我的烤红薯，哪一个都好。”

婉嫂嫂避开对方的目光，这样回答。

“那就来一个大的吧！”

年轻的司机顺手抓了一个斤把重的烤红薯，放到了秤盘子里。接着摸了一张五角钱的钞票，往婉嫂嫂的钱箱里一丢。当婉嫂嫂找回去一角八分钱时，对方已经走到汽车旁边去了。车门一拉，弯腰钻进了驾驶室。

“钱，还有一角八分钱。”

婉嫂嫂把一角八分钱赶忙送了过去。

“拜拜！”

年轻的司机挥挥手，来了一声现代化的道别后，便把汽车启动了。

在这轮渡码头上，几十个小摊子中，要数婉嫂嫂的生意最好。五、六个卖烤红薯的，每天数她卖出去的烤红薯最多。有些司机并不喜欢吃烤红薯，然而喜欢听婉嫂嫂甜美的话音，喜欢看婉嫂嫂迷人的笑脸，便也凑上前来，买上一两个烤红薯。有些调皮角色，在从婉嫂嫂手里接过烤红薯的时候，顺势摸一摸她的手，嘻笑着来上两句不无挑逗性的玩笑话：“婉嫂嫂的烤红薯软和，手也挺软和呵！”“婉嫂嫂的烤红薯热乎乎，手也热乎乎呵！”

“快花钱买盒高级牙膏，好好漱漱口吧！口太臭了！”

婉嫂嫂往往脸上挂着笑容，这样嗔骂对方。她骂起人来，也这样地讲究方式方法，也这样地艺术，这样地动听。被骂的人正是求之不得呢！

镇子上一些肯动脑子的人，就婉嫂嫂的烤红薯生意好，概

括出三条“奥妙”来：一、烤红薯质量确实好；二、嘴巴子甜；三、脸蛋子漂亮。所以别人一半是来买她的烤红薯，一半是来买她的笑，买她的脸。这三条，前两条旁人是能学的，而第三条，就只能靠天地造化了。第三条和第二条，又密切地连在一起，一些相貌丑陋的人，嘴巴子再甜，别人也觉得不动听。人的心胸里，汇集着千百种感情。嫉妒，也是其中的一种吧？婉嫂嫂的烤红薯生意好，自然引起了旁人的嫉妒。然而，这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哪个叫她们长得不漂亮呢？

今天早晨雾大，码头上候船过河的汽车没有往日多。可是，就是在这样的大雾天里，轮渡两岸的码头上，仍然摆了上百辆汽车、拖拉机。由此可见，那些天气晴朗的日子里，那过渡的高峰时期，这河岸两边的码头上，汽车会拥挤成什么样子！

那一年，公路进山了，汽车进山了。这个轮渡码头，也随之在二仙湾，在仙湾大河上出现了。从它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起，就开始威威武武地生活了。这里，一天比一天繁荣，一天比一天热闹。而在它的上面的大码头、二码头，却很少有人问津了，只偶尔有一两只在河里捞砂子的小船，来这里吻一吻它。它被世人冷落以后，就很快地衰老起来。那一级级石级上，不少石块破了，残缺一大半了，也没有人去补一补，去换一换。就像一个脱光了牙齿的、八十岁的老公公，摇晃着身子，挣扎地度着风烛残年。

一晃，这轮渡码头威威武武地在仙湾大河边称雄了二十五年。二十五年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只不过是的一瞬间。然而，将它摆到人生的旅程上看，就不算短呵！二十五岁的人，已经有了下一代啦！如今，它好景也不长了，历史将把它抛到一边，使它像上游的大码头、二码头一样，变得冷落，变得衰老。而

就在它下游三百多米的的地方，一座大桥，威严地耸立于大江之上。眼下，正在进行紧张的桥面装修。再过两天，就要举行通车大典了。二仙湾的消息灵通人士，从市府大院探听来的消息说，那一天（喏，就是后天呵！）将有大脑壳（大人物）来这里参加庆典，为大桥通车剪彩。有人还神秘地透露说，我们美仙湾市的第一号人物——市委书记江小波，十二年前，只不过是这位大脑壳的一名警卫员呢！呵，历史造就人，人创造历史！

两天以后，飞驰在大河两岸公路上的汽车，再不会列队站到你的面前，向你请安，向你问好，向你致意了。威威武武称雄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轮渡，你觉得悲伤吗？你感到痛心吗？你对新建的大桥产生妒意吗？呵，不要悲伤，不要痛心，不要嫉妒后来居上者。想想当年，你不也是这样冷落人家的吗？在你没有出现之前，那大码头、二码头，也有过青春，也有过骄傲的年月，也有过红火的日子呵！那些年月里，装七、八十吨煤炭子的大毛板船，不也是一只一只排着长队往它们身前靠吗！装船卸船的人流，不也日日夜夜如同蚂蚁子搬家川流不息吗？昨天，你代替了它们；今天，大桥取代你。明天，又将有新的物件替换那大桥呢！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
“嗟——”

又一辆东风牌大卡车，停到了轮渡码头前。车门一开，钻出来一个墩墩实实的年轻司机。一下车，就喊开了。喊得那样自然、那样顺口。准是常在这一带跑车的熟司机。

“婉嫂嫂，来一个烤红薯。要大的、甜的！”

“来了！”

一位胖胖的大嫂，甜甜地答着话，摸一个斤把重的烤红薯，放到秤盘子里，迎着司机送去。

雾很浓，这位粗心的豪爽汉子，开初没有看真切，也迎着这位胖大嫂走来。一到跟前，他看清了，来者不是漂亮的婉嫂嫂，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嫂，年轻的司机连忙往后退着。

“我不要你的，不要你的。”

“哪个的不一样？”

“你的算什么！人家婉嫂嫂的烤红薯才是盖一的，盖过整个二仙湾。不！盖过整个美仙湾市！”

“呸！”胖大嫂气得吐了一口唾沫，“我看你不是想买烤红薯。”

“你说我是买什么？”

正大步朝婉嫂嫂那烤红薯的火坛前面走的年轻司机，听到胖大嫂在身后数落他，连忙回过头去，问道。

“只怕是买人家那鲜亮亮的脸吧？”

“买脸就买脸！你有吗？”

胖大嫂被这个不留情面的年轻司机的这一句话，呛得喘不过气来。半天，才说出这么一句缺乏反击力的话：

“今天，你想买脸也没有了。”

这位墩墩实实的司机，在往日婉嫂嫂留下过欢声笑语的火坛前面呆住了。此时，那火坛冰凉地撂在一边，怕有好几天没有起火了。婉嫂嫂哪里去了？她不卖烤红薯了？一位好心的、摆香烟摊子的老太太，悄悄地告诉他：“你怕有半个月没跑这边的车了吧？她屋里爷老倌病了，病得厉害。她在屋里服侍爷老倌，好多天没有来卖烤红薯了。”

年轻司机的心一紧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有买，空手返回驾驶室去了。这时，他前面的车开上了渡船，后面的车在“嘀嘀”地叫着，催他上船。他将汽车开动了，没有上船，却开到路边停下了。让出一条路来，放后面的汽车上船。